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三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九十九

沙州碑録

唐宗子隴西李氏功德碑記

第一行剥落殆盡不可復識第二行亦僅存數字其餘難辯共二十五行每行五十二字然其間亦多空白處其第二行飛閣二字起

其文曰

飛閣□□□連依□□□居□出□□□□□一川星懸□鍾□□□□發靈仙鬼□往往而在蜀以賊臣□□□□□□□□□□□□暴殄天物東自隴坻舊陌走狐兔之羣西盡陽關遺邑聚豺狼之窟□木夜驚扣門晝扃塔中委塵禪處生□時有住信□朝散大夫鄭王府諮議隴西李太賓其先指樹命氏紫氣度流沙之西□山騰芬□名感懸泉之下時髙射虎人望登龍開國

西涼稱藩東晉諮議即興聖皇帝十三代孫遠泒天分世濟其美靈根地植代不乏賢六代祖寶隨使持節侍中西陲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領口西戎校尉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燉煌公玉門西封邑三千户曽祖達皇燉煌司馬其後因家焉祖揆皇大黄府車騎將軍考奉國皇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鎮將早逢昌運得展雄材一命是凌雲之資百齡懷捧日之慶垂篠布口口口亏裘箕室連閭里成冠盖難兄令弟卓然口口之賢翼子謀孫

究爾保家之主諮議天挍純粹神假正直交游仰其信
鄉黨稱其仁義口深沉酌而不竭道氣虛遠感而遂通
嘗以為曰江海者難測其深淺望乾坤者不究其方圓
況色空皆空性相無相豈可以名言悟豈可以文字知
夫然故方丈小室默口口不二之妙智度大道法爾表
無念之真以其虛谷騰聲洪鍾應物所以歷魔宮仙圻
佛日天口受水朝清昏衢夜曉一音演法四衆隨口口
解口珠密傳心印凡依有相即是所依若住無為還成

有住由是巡山作禮歷險經行盤口口口軒檻口斷口削有地締搆無人遂口口口工百堵興役奮鎚聾壑揭石聒山素涅盤像一鋪如金輪菩薩不空羂索菩薩各一鋪口報恩天口口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口口師西方淨土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彌勒上生下生如金輪不空羂索等變各一鋪賢刧千佛一千軀初坏土塗日布彩錯豁開石口口現金容本自不生示生於千佛今則無滅示滅於雙林考經尋源俻物像設梵王口世

佛母下口如口聖輪圓轉三有不空妙索維持四生人其報恩天則請問六牙象寶口紫佩以棲真五色獸王口青蓮而捧聖十二上願列於淨刹十六觀門開其東土大口來儀於鷲嶺慈口降跡於龍華丕休哉千佛分身聚成沙界八部敷衆重圍鐵山希夷無聲悉窣欲動爾其簷飛雁翅砌盤龍鱗雲霧生於户牖雷霆走於階陛左日平陸目極遠山前流長河波映重閣風鳴道樹每韻口空之聲露滴神池更證清淨之趣時節度觀察

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　御史大夫蔡國公口口道洽生
知才膺命世清明內照英華外敷氣邁風雲口懸日月
文物居口口口重武威口節鉞之雄括囊九流主持口
信爰因蒐練之暇以申禮敬之誠揭竿操口闔戟以從
蓬頭胼胼傍截口口熊羆啓行鵷鸞陪乘隱口畛口陽
谷口口而至於斯窟也層軒九口複道一帶前引簫口
上干雲霓雖以身容身投迹無地而舉足口足登天有
堦目窮二儀心口三界有若僧政沙門擇靈悟法師即

諮議之□弟也戒珠圓□心境朗徹學探萬偈辨析千人出火宅於□乘破空遺相□化城於四□虛往□□於是引允太賓弟朝英姪子良子液子□等拜手於階下法師及姪僧志融歛□於堂上曰□□主君恤□求瘼戢難濟時井稅且均□財自給是以傍開虛洞横敞危樓將以翼大化將以福先烈休庇一郡光□六親况祖孫五枝圖素四剎堂構免墜知厥無慙非石何以表其□非文何以紀其遠且登高能賦古或無遺遇物斯

銘今豈遐棄紛然遞進來以求蒙蔡公乃指精口而口愚曰操斧伐柯取則不遠屬詞比事固可當仁恭仰指口以俯就誠懇敢口口口狂簡庶彷彿於真宗

建立歲月書撰姓名俱闕

沙州千佛洞唐李氏再脩功德碑

碑額篆書十二字曰唐宗子隴西李氏再脩功德記碑文首一行漫滅自第二至第二十六行雖有剥落猶可讀其文曰

□□歸唐□右散騎常侍英髦驤□□□□□皆以揩
古微言留心儒素或登華第更髙拔□之名又戰□堂
每中甲科之的雖云流陜居戎而不墜箕裘暫□□□
□□猶次將軍之列子既承恩鳳闕父乃擢處貂蟬朱
門不媿於五侯樹戟崇隆於貴族至於源分特秀門繼
簪裾家承九錫之枝流泒祥雲之肖時遭西陲汨沒□
□至德年中十郡土崩殄絕玉關之路□□□□□□
□□□□凡二甲子運偶大中之初中興啓運□□□

□□□□□□□□是金星耀芒之歲皇化溥洽通乎八紘遐占雪山綿邈萬里府君春秋纔方弱冠文藝卓犖進止規常迥然獨秀時則妻父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營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南陽張公諱義潮慕公之高望籍公之文武於是乃為秦晋遂申伉儷之儀將奉承祧世祚潘陽之美公其時也始蒙表薦因依獻捷親拜彤庭宣宗臨軒□□所以公具家諜面

奏玉階上亦冲融破顔羣公愕視乃從別敕授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錫金銀寳貝誥命陪臣乃歸戎幕口口餘載河古麾戈拔幟抶囊龍韜盡展克復神烏而一戎衣殄勍寇於河蘭轍𤞑戎於瀚海加以隴頭霧卷金河泯湍瀨之波蒲海梟鯨流沙殄列烽之患復天家口口孫致唐堯之壽域晏如也百城口口口口無拜井之虞十郡豐登吏士賀來蘇之政此乃三槐神異百辟稀功英雄半千名流萬古公又

累蒙朝奬恩渥日深方佩隼口用堅磐石勲猷未口俄
已云亡享齡五十有二終於燉煌之私第亡叔僧妙弁
在蕃以行高才峻遠邇瞻依名達戎王賛普追名特留
在內兼假臨壇供奉口口口口口口口持談柄海辯吞
流恩洽燉煌庇麻家井高僧實月取以爲儔僧㪨餘蹤
翕於河隴亡妣汜氏太夫人龍沙鼎鼐盛族孤標庭訓
而保子謀孫軌範而承家建業清資不口薦累代而揚
名閥閱聯綿口口口口口口今乃逝矣佳譽存焉故府

君贈右散騎常侍生前遇三邊無警四人有暇於東皋命駕□□□□□□□□傾誠謁先人之寶剎迴顧粉壁念疇昔之遺蹤瞻禮玉豪歎紅樓之半側豈使林風透闥埃塵寶座之前峗嶺陽烏曝露荼毗之所嶝道之南復有當家三窟今亦重修巨金華石□籀存焉於是乃募良工訪其杞梓貿材運斧百堵俄成魯國班輸親臨勝境雲霞大豁寶砌崇墉未及星環斯構矗立雕簷化□巍峩不讓於龍宮懸閣重軒□□□於日際

其功大矣筆何宣哉亡兄河西節度衙推兼監察御史明達天與孤貞松筠比節懷文挾武有張賓之策謀破敵擒奸得玉堂之口術曽朝絲闕敷奏金鑾指畫山川盡縱横於天險□□□□□□□□□兄明德任沙州録事叅軍操持吏理六曹無阿黨之言深避四知□□□□□□□切慕乗鷗之咏□□□□□兄明詮燉煌處士今古漸懷灑落卿雲之□□先効義光騰𦤶露之文五栁閒居慕逍遥於莊老□□□□□□□□

□□夫人南陽郡君張氏即河西萬戸侯太保張公第十四之女温和雅暢淑德令聞深遵陶母之仁至切齊眉之操先君歸覲不得同赴於京華外族流連□各分飛於南北於是兄亡弟喪社稷傾淪假手託孤幾辛勤於苟免□□□□□□□□□所賴太保神靈辜恩勦斃重光嗣子再整遺□雖手掇大功而心全棄致見機取勝不以為懷乃義立姪男秉持旄鉞揔兵戎於舊府樹勲績於新墀内外肅清秋毫屏迹慶豊山蹋呈瑞

色於朱軒陳霸動容歎口口口壯室四方嚮義信結隣
羌運籌不媿於梓橦貞烈豈慙於世婦間生神異成太
保之徼猷雖處閨門實丈夫之口口然心悟道口併棄
樊籠巡禮仙巖彨圖口口於時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頊捨青皃市紫金於上國觧瓔珞棄珠珎銷金鈿於
廊廡運虛𮎳於庭際乃得玉豪朗耀光衝有頂之峯實
相發輝直抵大羅之所長男使持節沙州諸軍口口沙
州刺史兼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

國弘愿輔唐憂國政立祥風忠孝煩惣於君親禮讓靡忘於伯口六條布化千里隨車人歌來暮之口口紹龔黄之績次男使持節瓜州刺史墨離軍押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弘定文武全材英雄賈勇晉昌要險能布頗牧之威巨野大荒屏盪匈奴之迹挾纊口口口士卒泯燧不媿於襄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都河自注神知有道之君積貯萬廂東郡著雕金之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次男使持節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

注國弘諫飛馳抜拒唯慶忌而難儔□□□楊非由基而莫比洎分符於張掖故恤惸孤布皇化於專城懸魚發詠次男朝議郎前守左神武軍長史兼侍御史弘益三端俱備六藝精通工書有□□□□札連芳於射戟□□特達文雅□□於時豐年大稔星使西臨親抵燉煌頒宣聖旨內常侍□□□□□玉裕□□克珣副師大夫稱齊□□□大夫□忠回偕□□□□密梓材遐耀天威呈祥塞表因鑿樂石共紀太平余所

不□□然狂簡

年歳在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

右至狂簡字其文已完後特記年月攷甲寅歳昭宗乾寧元年也後尚有二行俱剥落隠隠見官號字較密於前然多不可識矣按此碑所謂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者姓李氏唐之宗族名闕不可考其妻父則唐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也考唐史義潮降唐在宣宗大中五年發兵略定河西十郡令

其兄義澤奉圖籍以獻宣宗因於沙州置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鎮之咸通四年克復凉州八年朝京師文中敘李君戰功雖涉鋪張然大約從義潮與有勞績者至再修功德味其文義葢李氏之先曾於千佛巖建有寺宇李君之父贈右散騎常侍者重為修整後李君之妻義潮女南陽郡君又於巖窟繪畫佛像故云再修因作此記備載李氏三世官閥政事及修寺梗槩刻石置洞中今寺已久湮而圖畫極工以

不見風日金碧粉墨之色不變與此碑同為塞外舊

觀也重閲汪徳容記

王阮亭池北偶談

誌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

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虞間

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齾不存其碑陰

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録於此

大唐齊州章邱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口口京大薦福寺奉敕口慶口綴文沙門玄傘闕五字

薦福寺口口翻經院校勘沙門正智寺都維口僧道寂建此寺闕三十字口口曇花未出庯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口昌嘗識苦空之相口夫金儀下降含靈口淨月之光寶教旁流口口口雲之潤三車口駕闕二十九字化工闕三字香不息所以化身周流於别土神口口口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口口一方菩薩納景凉臺觀口背嶺

以宣慈清辯起(闕二十六字)末掩白足(闕二字)佛法之(闕三字)月□咸王城之舍蓋□生□道□境發□若不人□具(闕四字)諦幢高□者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闕二十八字)經文師即□□身之菩薩□遊神境來届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為此地玄武之分青龍□□□□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野却(闕二十六字)尚父之□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廻摩天□地掩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

闕二十九字人闕二字繪闕二字形勝闕二字招提白後七級崇圖口起舍佉之口五層口口重標戰勝之門海目山亭妙相彌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闕三十字綵畫闕二字塵几闕二字香闕一字水調八解之口風口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幽關而悟入時逢闕二字代屬闕三十二字金林玉口寥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為烏馬用道品為城郭八方起塔口口道形九口聚鹽情殷闕三十二字佛闕二字此精廬口通堯日三齊族

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口口仰釋天而矯首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入天經闕二十七字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口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萬字道寂慨玆隳墜抗表口宗天鑒至誠特賜名闕三十三字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開法俗歡康人神口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口赴朝所口無礙豈非興廢口定通口懸期闕二十九字俶裝東上將闕二字州闕二字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闕三字律以

闕六字勝緣闕一字城在東倍增闕二十六字四口降靈五口德口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口難口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闕十字時有闕三十四字身闕二字輟絃歌歲闕三字即以二月八日親率合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口口之口尊卑就列鴈行齊聽闕三十三字忽見有醴泉口口口口口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飲咸覺蠲痾豈不以口福口圓三靈允答光揚寶口滋液金場故闕二十七字上聞口口垂感有敕改名為

醴泉寺仍更抽入册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題重開日殿赫而□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闕二十八字海精勤以齊深戒月澄空□□窑霧禪燈焰室巧避輕風濯□□之龍□洗吡□之烏眼長袪五住遠劾四心刷□鴈以飛雲轡闕二十七字捨生之地續桂□□有情根軌足方□鳴金鼓□功不朽流福無窮斯竝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示闕二十五字儼如親對即平時所將黑犬亦絫具□□厥□□無願

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
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闕二十五字梁史傳師本俗
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道林寺僧儉法師爲和
上業存禪□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
長髮跣足每闕二十七字詞同讖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
□視通於北□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
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闕二十九字相奄然示
終時有異香□□芬馥特敕厚加殯送葬於金山獨龍

阜仍於墓所口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闕二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依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阜此口龍臺前王挹風建開善之墳後帝傾口口醴闕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槩闕二十七字之口衆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

帝令左臺監察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闕二十八字八正所以知歸一屬□緣獲未曾有□□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東藩□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黃金闕二十八字追烏跡於上乘想闕六字繩寶地□動天宮薦瑞香圈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舍闕四十三字羣物揚舲彼岸録事□□鄉□等門滋蘭□□□□芽忠信滿於州閭因果□於□□□□虔命□奉闕三十六字九地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秋英金□□□

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口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闕八字之闕二十七字況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於無外昔迦口口口如來垂讚歎之口彌勒當口口口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口碑仍於闕二十七字銘曰義天兆昧優花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伊口口火宅耀我金儀神足繼軌口口揚蕤其一口口有口成觀方口口戴表靈口日開闕二十七字綱紲我寶地壞我金場花殘鷺沼煙斂龍香霞標歇滅石徑荒凉其三萬寓乘皇千齡纂帝曰

月連口飛行口契口念新闕五字高闕二十八字精標五門玉
墀傚感銀口輿存其五欲赴天泉　規國德寄誠墳廟傳
詞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口口題宸極其六口
紺軒加闕二十八字沙其七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分
形散影既墓彼山又墳茲嶺寶鐸雙振金繩共柄化口
口口真身永永其八功口泉闕五字天闕二十七字宣聞諸典故
鐫金鏤玉道該緇素式讚王猷口口淨度勒像賢刧刊
碑覺路其十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

亥下闕

景範碑

鄒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相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尚可讀近于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録於左云

大周故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

緋衣袋臣扈載奉敕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蒼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

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

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闕五字）焉三政嗣興國史寖盛

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繢功業垂其訓聚

而為墳典形其美流而為歌頌陋篆籀之質略我則潤

之以（闕五字）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唯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二字）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二字）詔詞臣曰文曰琰盛矣（闕三字）孔悝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烈（闕八字）者可同日而語也（闕六字）綸有直而敘之用丕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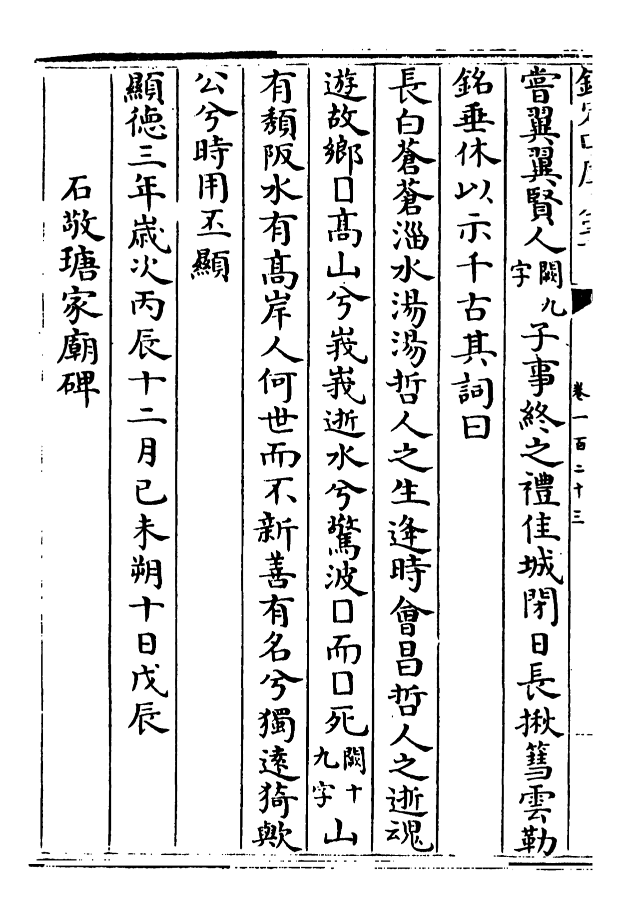
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芈姓從楚王於夢澤差口侍臣書漢將於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闕六字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為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卧於是者足以口顥氣而為闕七字生於是者足以闕三字而為世傑故公之先田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三字卄下闕仲曰篆公闕四字世闕二字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

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六字以口開物成務者闕四字所
於此闕二字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
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字為吏
於清揚闕十一字掾於高密郡秩滿而口授范縣令大鵬之
翼鎩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口然則闕七字
干之闕十五字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
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闕八字
邑恪口以闕八字使口政口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

矣粤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闕十字磻溪口璜闕十字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我公闕九字而君臣之闕九字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霄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闕九字萬闕十二字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曰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闕九字忠而賢闕十一字公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

夫克職令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冦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闕七字）於公仍拜貳卿（闕九字）振帝伐張黄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祲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字）時惟輔臣而公昌言可（闕八字）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脩兵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字）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闕十字）哉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瘁之勞因成恙疢

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一字）專（闕七字）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蒼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哀與性盡卧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闕七字）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謇謇焉無所忌耿介以自立强幹以自□故其仕也□一命之卑□三（闕六字）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嚴信等□□□靈□光□□烝



嘗翼翼賢人闕九字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長楸篤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䰟遊故鄉口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口而口死闕十九字山有顏阪水有高岸人何世而不新善有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石敬瑭家廟碑

朱簡討云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翰雖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購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武侯廟碑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實元和四年己丑也碑首稱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

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枊公綽書

禾山寺顔書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顔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徙下令離地不二尺矣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贈左朝請郎黄公墓誌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禄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使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
食實封一千七百戸李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黄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閩中
為邵武人曽祖汝濟贈太師曽祖妣髙氏贈相國太夫
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宫
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河南郡夫人考應
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録事武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

縣君繼李氏封真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會稽公由布衣擢髙第以徳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為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公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為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為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為外伯父儒

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績文根柢淵源益臻
壼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挍藝屢占上游優等
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諒陰不言詔罷廷
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
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辭取士公
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
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第一人調磁州
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内艱不赴服

除授河南府戸曹叅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莘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盖留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閲文字改京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

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秘書省挍書郎既入館縱觀冊
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秘書郎在館踰
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
君復相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
以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益如昔也復
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享
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
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依之意

甚詳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閎遠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强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窗凈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説無不精詣又好古文竒字官

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鐘鼎彝器款識研究
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道其始末遂以古文名
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謟講明前世典章文物
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
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
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於九域圖志皆藏之
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友善翰喜述作
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

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為絶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葢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藏於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慱求古法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乘偽龐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絶初放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

氣得其簡牘者皆藏弆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家之言自號雲林子别字霄賔其再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册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法掾六遷至秘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

人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訒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惟寅見寅惟公之歿以宣和五年十月十八日葬於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訒尚幼不克銘於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禀其秀瑞
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氷清溫良
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
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雁此好爵筮仕之初
於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
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
於學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宥
束我獨奫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咼周鼓鍾鎛彝尊

雲靁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欵識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别其贗真下建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隷有章有行鸞翔鵠跱為無不能兼貲數器以大其名身迈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於杳冥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涼世間夢幻孰非顛倒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古之告

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為處士而已蓋自詩法既變而以清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宋

景祐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為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僑梅里之祇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浸盛貲雄於鄉高祖伋曽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炳勤於治生不墜而益隆母蔣氏處士嚴出也先生生而俊爽稍長强學好修性雅潔而敦行孝弟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俗紛華事其師翠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殁為制

服執喪而葬焉若宦遊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為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煦煦有恩尤喜周人之急神精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藹藹如春陽之和刮磨豪習未嘗為紈綺子弟態談辨絕人亹亹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所居有閣名清閟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較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喬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風止

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娱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客至輙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玩惟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虚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肥遯氣采愈高不為謟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沉恥於衒暴清而不汚將依隱焉世氛頗淨復往來城市混跡編氓沉晦免

禍介特之操皦然不渝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稿句曲張天雨錢塘俞和愛之為書成帙藏於家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卒子二長詵孟民字也次孟羽號耕逸女三長適徐瑗次適陸頤幼為毋舅蔣氏女孫男女若干人既以每年每月日奉柩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識歲月且遵治命來徵銘余辱游於處士甚

久處士來吳嘗主余家山肴野蔌促席道故間規其所偏未嘗慍見或吟詩作畫縱步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為別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其託雖然詎可恝然忘言乎輙舉其槩為銘以畀之聊以紓吾哀云耳銘曰

受才之美有其時昌賈不售卒不施依隱玩世與時違安常處順全吾歸畚不使祿昌載詩寢言歌之且聲希沒而不朽惟在兹

元儒道川倪先生祠碑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科掌印給事中加三級宗後學闕國璉撰文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後學汪師韓書丹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加一級後學梁詩正篆額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司皆有廟記曰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至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爲營廟以愧其心此廟制之通於古今上下者也惟庶人無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朱子語録或云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非違禮歟曰雖祭三代却不立廟未可謂之僭禮葢古所謂廟體制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如朱子言一室者凡居室皆曰寢也非專祀之廟也專祀之廟前曰廟後曰寢是也是故廟之與寢尊卑不同制度亦判

若以居室為祠堂何異以寢為廟無乃不可乎國瑾竊為之説曰祠堂之與三廟二廟一廟其規橅不必盡合也居室而空之以為祠堂其與庶人之僅祭於寢大小廣狹又有間也廟非官師以上不得立祠堂則人人可為特視其有力與無力耳有力而即已成之居室為方新之祠堂其事甚便其費不煩而且無踰分僭禮之嫌奚為而不可今者吾宗人之為祠堂以祀其祖也合於古而不違乎時可謂斟酌最善者矣吾宗人之祖元儒

道川先生也先生姓倪氏諱士毅字仲弘朱子再傳高弟始居新安之隱塘為隱塘第一世遷祖其學遠宗洙泗近接饒陳竟委窮源遞相授受生平撰述甚富而四書輯釋尤為後學津逮昔潛溪宋公評曾南豐氏之文以為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而寧都魏禧嘗論士之著書必如布帛菽粟可以救天下之饑寒乃可謂之著書嗚呼二公之言微先生孰與當之歟先生既養高不仕而次子尚德公明洪武間復以經術屢徵不起侍先

生皆隱雲峯稱世德焉十二傳而至贈奉直大夫國勲公公克昌先業隱塘之族甲於他姓後雖寄籍錢唐不忘桑梓闢故址而充大之更欲為先生立倪氏家廟未果而贈公老矣晚歲常集其子若孫誡之曰道川府君祠堂鈌如春秋蘋藻無有專所每用耿耿然吾非敢忘之也歐陽公有言不敢緩葢有待以俟汝曹異時功成名立仕宦晉秩顯榮褒大厥幾廟貌尊崇潛德幽光永永勿替今吾老且病迫不及待汝曹他日如吾願乃佳

否則吾室廬在故鄉者其水其坵歷歷可指汝曹擇而為之無令後世有不肖子孫化為榛莽此吾不得已之計策之次焉者也且夫古賢先師凡有禆於後儒者入學必釋奠合樂所在皆然至如鄉先生德業聞望素著既没猶得祭於社况吾祖府君道周性全理學垂統有父之親有師之尊而棲神鮮堂構之嚴崇報乏版楹之庇何以昭來兹飭稚昧哉遺言如此乃自贈公没後諸子若孫各從遠宦而留居支庶不能負荷遽使高明之

室再過為墟幸有外門一區墻宇四周向為族子借居
歸然尚存贈公之嫡子孫居於杭者公議改為祖祠族
中賢哲先日明經等願司其事且以此意遍告宗人宗
人無不欣悅方將製室以式致祭以時葢無俟庀材召
匠而前有堂後有寢東西有序又有樓以藏器具有厨
竈鐺釜之所以備粢盛犧牲之烹割即不如古人廟制
之宏深肅穆而足以妥先靈合宗族隱塘餘慶正未有
艾此固道川先生之流風遺韻久而彌新而奉直公之

貽謀亦遠且大詎非甚盛之舉哉國瑰與奉直諸孫濤等素篤宗盟常同遊處今備述顛末馳書於余求作碑文刻於麗牲之石余支派非隱塘然先生百世師也又以同姓故得挂名其間何幸如之何榮如之遂不敢以不文辭復系之以詩云

斯文之傳聖不虛生聖人既沒道在六經孰為闡揚大儒以升厥有淵源授受分明紫陽而後饒陳崢嶸先生紹之拳拳服膺功歸著録掇拾菁英隱塘學派詩禮趨

庭施於孫子綿綿繩繩迨十二世哲嗣雲仍門閭光大
積善餘徵臨没遺言祠堂未成棲托缺如爰供椒馨爰
望後人是經是營外門一區有堂三楹庖廚廊廡不煩
變更奉先生祀秋嘗冬烝孫曽合議宗族分承以妥以
侑籩豆鉶羮嗚呼先生鄉邦之楨表章功鉅日曜星晶
風韻所被山高水清豈惟一家奉厥粢盛凡夫族人奔
走惕兢億萬斯年勿墜典型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四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一百

庚子銷夏記歷代碑刻題跋

漢

五鳳二年殘字

昔歐陽公著集古録不得西漢字劉原父出守秦中得故銅器數件以欵識寄之得償其願盖碑文起於

東漢而西漢無之也金明昌中詔修孔廟於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太子釣魚池取池石充用得一石刻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按五鳳乃宣帝時號字形樸厚此西漢之物絶無僅有者也使歐陽公當日見之不更爲欣慰耶

冀州刺史張表碑

余從故内得漢碑四種一凉州刺史魏純碑一闕宙字周闕碑一太保高峻碑及張冀州碑而四三碑斷

折已甚惟冀州碑完整如新搨且書法遒整有古致
漢石之鴻寶也宋人孫宗鑑曽得之極為珍重此本
殆宋前物也見者亦罕矣
張冀州碑載集古録魏凉州碑載金石録已言文字
殘闕至斷字碑及高峻碑歐陽趙氏俱未見也古蹟
在世適於見聞者亦多矣
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

法波拂具存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遒逸有古致者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書法之美舊石之完書家得此與曹全碑而從事焉他可無問矣余初得一本珍襲之又以羅小華墨一大笏易得一本以為副真如乞兒暴富矣

集古録云韓明府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白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説不以為名者頗多故以勑為名者少也

廣川書跋云考之字書勑字從朿謂誡也按韓明府自名勑爾古者以勞賚為勑勑為賚音其文為採别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為内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觀廣川之跋是愽如文忠猶有誤疑也學問一事寧有盡哉故兩録之以見余雖老未敢廢學也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孔龢碑

孔廟卒史碑文既爾雅簡質書復髙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不易得者都玄敬謂此碑殘闕余所收本則完

善當在都所見本以前後云後漢鍾太尉書則後人附會之耳

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前碑後碑

史魯相有二碑石皆完好字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世楷模漢石之最佳者也前碑載史姓字爵里於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時到官乃以令日拜孔子即修禋祀罷斂錢後碑史自出俸錢家穀以供禋社於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尚書時副言太傅太尉

司徒司空大司農蓋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史不以案食小節自忽必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季將碑字法古逸尚有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甚矣鑒定之難也秦人郭宗昌金石史云漢太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伷趙明誠歐陽公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

尉廢廢三年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舉奏侯覽誣儉鈎黨刋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甚明三公皆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十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熹六年癸卯融正十一非九歲也夫以丈舉望繫漢鼎橫遭賊瞞荼毒海內痛之其卒年史不應浪書至云融年十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卒年及碑為

正此段可正史之誤附録之

博陵太守孔彪碑

按彪為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河東太守而碑額仍云博陵太守㦯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每閲漢人碑隂載出錢名氏㦯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置也彪名及字元上碑中猶存集古録謂名字磨滅不可見豈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法娟美開鍾元常法門矣

郃陽令曹全碑

曹景完碑萬歴間始出郃陽土中中惟一因字半缺餘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映漢石中之至寶也萬歴中河南土中並出尹宙碑字不逮此然完好可讀每閲集古録金石録及近代都玄敬楊升菴諸書嘆古刻石日就銷刓入目者日艱然如曹尹二碑前人所未見也秦人王弘度字文舍從余遊酷愛古刻每向余言秦中石刻自經寇禍焚蕩無餘間存有者州縣憚於應上司之索取乘亂

搥毁恐此後秦無石矣故舊石搨本有存者所宜共寳也

北海相景君碑　又碑陰

景君碑據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録云文字漫滅金石録云此碑最完何也豈搨者有先後耶余所收本文已漫滅惟碑陰差存其書方整有分法王元美稱之曰古雅非濫美也

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録云碑在洺州元祐間因治河隄得於土中刻書完好如新余所收亦無剥落者其字隷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謂其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偽者然筆致有一段英毅之氣决非後人所能及元人王惲謂為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伯喈書後人附會其説耳漢碑如郭有道碑最是名跡今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碑同日語耶

司隷校尉魯峻碑

魯仲嚴碑已剥落不可讀然其所存字分法勁拔古雅漢石之佳者楊升菴云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何必證之以地理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跡記其叙邕書惟三體石經西華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魯峻碑陰

魯峻碑陰視前碑較完可讀蓋為可珍不知集古録金石録及隷釋何以俱遺而失載耶近日秦人趙崡著石墨鐫華極力搜借並前後碑俱未入目甚矣古今翰墨信有緣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榮碑久稱殘剥集古録載其名金石録並不載然石非全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

可珍也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録何以獨遺此碑耶

竹邑侯張壽碑

張竹邑碑在城武縣僅載集古録他書俱不載近日好古如楊升菴諸君亦未見也碑文簡質字法古雅具見漢人風格

巴郡太守樊敏碑

樊巴郡碑建於建安十年不知今在何地余所收本

無一字殘缺題額及鐫書人劉武良名俱全而書法遒勁古逸尤為可寶集古金石二録俱不載豈近代始出現耶金石古文載其文至銘辭缺六字又誤四字余憑此碑改正

辭曰演元岳 像 岳瀆 治 匠兮金精火佐實生賢兮 豈欲救民德彌大兮遭逢陽九百六會兮當舉遐季令遂遊逡巡兮嗚呼哀哉 懷 氏 魂神 裕兮

古文之缺當存其舊若妄加改竄非其質矣辭中誤

四字視原文不及遠甚誤耶故耶楊升菴之病多坐

此

蕩陰令張遷碑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法方整

爾雅漢石中不多見者考之通志金石略既無其目

而集古録金石録及隸釋隸續並不載豈亦出自近

代耶而近代人如秦中趙崡及郭宗昌搜訪舊碑亦

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俱完整而佳一旦獲見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於此者乎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李翕在武都為析里橋一事有碑有頌余所收本字極完整所缺不過六七字但有頌而無碑集古録云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今詩固可讀當是集古録以前搨惜歐陽公未見也又金石録止載碑未見頌廣川書跋亦止見頌未見碑天下事固難兼也

白石神君碑

白石碑不甚剥落光和四年民蓋高等為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衆民比例為白石神君以請碑文云居九山之數三條之壹語殊荒唐

魏

魏百官勸進碑

勸進碑為梁鵠書歐陽公云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流涕也鉅碑偉字其意惟恐傳之不遠也豈

以後世為可欺歟不然不知耻者無所不為乎

何元朗謂隷書當以梁鵠為第一是隷書之祖余謂不然　漢隷雍容古雅卓然千古梁鵠所書古削寡情矯强未適視史晨韓勑諸碑相去千里矣古謂書關世代豈不信然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北部尉後依劉表及荆州平曹瞞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曹常懸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謂勝師

宜官元人吳叡褚奐及明文徵明皆學其書然終是魏人隷槩謂之漢誤矣

受禪碑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斷裂上有晉府圖書蓋宋時搨也書法同勸進金石史云雖小遜漢人雍雍雅度衫履自飭亦復矯矯余按此碑者人謂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石為三絕碑顏魯公謂為繇書

黃初制命碑

何元朗謂孔廟碑陳思王文梁鵠書為二絶此矮人觀場語也余觀其碑矯厲方板無論不及漢且遜受禪碑矣當時曹瞞假立名義弋取漢鼎子丕濟惡父子兄弟倫理乖斁千古異變乃欲矯祀孔子以掩世目而書者此中寧無㮚杌有中形外宜其書法不及東京孔廟諸碑也

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歐陽公考當日破關公年月不合疑其為偽

黃長睿又考之魏史斷其為真然此表舊傳有大小二本不同歐陽公以小者差類繇書余所見者乃小本然不知出誰氏之臨摹也余每言鍾書以右軍臨者為正如右軍書以唐人雙鈎者為正也

鍾繇薦季直表

薦季直表前此未見古刻止於華氏真賞齋帖見之謂真蹟在沈啟南家華氏得之上石一時盛傳以為奇蹟然乎否乎世豈有晉蹟存於千二百年之後者乎其書

雖稍有隷體但娟娟閒俗學之漸視力命墓田諸刻端
勁且有典刑相去逕庭矣其為宋元人僞作無疑也

隋

皇甫誕碑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有漢
人分法是率更得意之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
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筆帶批
得之家學也此碑舊在陜西鳴犢鎮後移西安府學

萬歷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余所收雖稍有剝落然是未斷前本也

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為初唐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隋開皇六年齊已久滅張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禁此皆尚有古道尤可紀也

唐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

賜以王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内史黄銀印當時車

馬填集碑下毡搨無虚日故未久而壞至五代王彦

超翻刻之止存其郛廓耳今觀此本珠員玉栗神采

照映信為千秋至寳唐搨久亡恐世無二本昔宋人

榮咨道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時已難得如此

矣金石録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書額

者蓋應額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誤矣

五代重刻廟堂碑

唐刻廟堂碑既洮王節度取原碑勒石故初搨字已不全雖神采大遜然猶虎賁之於中郎也近得一本乃以孔廟本與西安本合裝者所缺不多市賈蓋欲以唐刻誑人耳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狂將

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內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爾暎發初刻更不知何如也

虞永興破邪論

永興小楷余所藏乃宋人博古堂藏本余有跋云虞永興之書師智永然永書絕綿密虞加之以秀朗遂

覺出藍吾家有唐拓廟堂碑此論亦唐石宋拓本與廟堂形有大小而精采無二雖石理稍泐而筆致翩翩於分行布白間真絕構也有唐三百年書法當以永興為第一而永興書又以破邪論為第一

虞世南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為虞世南細閱之筆致娟秀爾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殉身戎陣

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碑立於幽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褚遂良孟法師碑

河南此碑員勁而深厚猶存古隸遺意是其得意書且舊石完好斷落僅二三字傳世極少人鮮見者余得故太保吳國華家聞太保讀何元朗集謂此碑之妙生平止於無錫秦氏見一本吳乃使人往江南物色之而得蓋墨寶也

褚遂良倪寬贊

倪寬贊乃河南書字法帶隸極古遒余未見石刻此乃韓宗伯敬堂從所藏墨跡勾勒上石者金壇王氏又重刻之不逮韓氏本矣

褚遂良度人經

靈寶度人經褚河南書閣立本畫宋時藏韓城范氏家元祐中上石此宋榻也稍有鈌字乃原本壞非石泐也字法娟秀真有美人不勝羅綺之致河南公大

節凜然而書法乃如此與余家所藏孝經墨蹟細看無毫髮異而孝經乃至聖所作度人經則幻妄邪說耳固知余所藏之為寳也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晉人無蠅頭小楷其法至歐虞而精而褚尤生動永徽中公奉旨書一百三十卷此其一也

褚遂良草書陰符經

河南草書陰符經字法步趨二王而微帶章草風神

皆映機致流轉孫虔禮書譜脫胎於此貞觀中奉勅

書五十本此其一也

高宗萬年宮銘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每得二王帖輒令諸王臨

五百遍別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碑不

見佳不如淳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

有晉人遺致似勝所書李勣碑

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唐人能重書學如此

趙德父云每覽此碑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可稱篤論故附之

睿宗景龍觀鐘銘

睿宗景龍觀鐘銘楷書帶有隷篆然文弱如儒生宜其靡靡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相混如大小隷即楷也寫楷書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況楷豈可兼篆乎閱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飯睿宗殆襲其遺跡耳

相王所書順陵碑字法遒逸整潔唐妙蹟也其中多用武后新字且自稱周唐之子孫何不類至此令人

欲唾此碑豈大之甚至萬歷乙卯地震而仆縣令取
其石脩河今已亡矣余所收乃吳氏家舊本
玄宗紀太山銘
唐初諸人隸古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玄
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
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是其最得意筆王元
美云余嘗登泰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崕造天銘
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惜其下三尺

許為搨工惡寒篝火焚蝕遂缺百餘字云余所收本完善無一字缺者殆二三百年前物也其餘如孝經郎國公主碑尚書楊珣碑皆舊搨然俱遜太山銘矣聞易州有正書道德經近在咫尺又未見也

歐陽詢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其碑俱在誠第一也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善本僅缺數字滄桑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尚方物

也雖缺廿餘字然搨法甚精昔人所稱草裏驚蛇雲間電發森森若武庫矛戟者備現紙上令人絶不能有此壇爛真宋人筆也率更正書多帶隷法如首行宮字左點作竪筆正鋒一畫乃隷體近年搨本竟是一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化度銘字法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關右南山佛寺宋慶歷間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詫為至

寶寺僧聞之誤以爲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弗得棄

之寺後他日王公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對

公尋獲之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得載歸置里第

賜書樓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爭

相搥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此本得之故忝順

侯家清勁而有神采誠所謂至寶也元人王惲云化

度碑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

歐陽詢溫虞公彥博碑

温虞公碑雖已泐然所存者風格整峻至同年張坦公處見一臨本靡靡矣王元美云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虚和近人信然攷温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詢本年已八十餘而指法精神如此集古録云按唐書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彦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應如此此誠不可曉附録之

歐陽詢九歌

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余未見千文至九歌晉府所藏上有其印乃宋搨之精者昔董玄宰先生見於朱御醫家謂世無二本迴環胸中二十餘年誠希世之珍世人艷稱化度碑政未見也

率更九歌宋人刻於長沙至南渡石已不存精妙宛如手書昔山谷謂唐彥猷得率更真蹟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人能於此帖致精焉不患不名世矣余恨相見之晚也

歐陽詢心經

金石略載率更心經在饒州是貞觀九年十月書於白鹿寺楷法精嚴而又寬展自如筆墨外有方丈之勢如郭恕先畫樓閣纖微合度了無安排真千秋絶調也米元章謂其真書直到内史此經足當之非溢美矣

歐陽通道因碑

蘭臺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然率更世傳數碑而蘭

臺止存一道因碑率更楷法源出古隸居唐楷第一而蘭臺早孤購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作書每用批法蓋學其父也余得宋搨善本遂與率更碑合裝之

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思訓碑為北海最妙之蹟今殘剥已甚余所收止缺一二字宋以前搨本舊藏京師李貢士家為趙文敏故物其題簽乃手書也崇禎辛未李貢士攜以相

贈帖之四隅久已浥爛褾背紙乃宋户口册乃重裝之攜至任所相隨三十年兵火後已失復得盖異緣也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思訓一李秀官同姓又同思訓碑在陜西秀碑在良鄉秦人著石墨鐫華者誤以為一碑且以此碑為趙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石墨齋以貯之不知又何時移至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萬歷中京兆王惟儉攜去汴中

金石録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附記之俟考李之名蹟如李秀碑及娑羅碑東林碑余所收俱翻刻本娑羅碑登州張司冦忻有舊榻乃邢子愿物余曽借閲今張死而絶碑帖不知何在矣

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碑雖已殘剥然其鋒頴尚凌厲不可一世北海竒人故所書爾爾昔俞仲蔚謂此碑勝雲麾必有所

見也

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蘇米而稍襲其法又至趙文敏每作大書一意擬之矣北海諸碑皆手自鐫所云黄仙鶴伏苓芝無其人而托名也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李邕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葉歙州碑乃八分書遒雅大有東京遺意久傳爲北

海書然碑首斷落不敢定金石録載有道先生葉公碑而不載此碑又趙明誠録有道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碑乃八分書韓耶李耶姑闕疑可也然其書佳甚日數閱之而不倦

漢碑有隸有八分八分亦隸也今之正書亦隸也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為隸公實不誤耳

北海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氷謂為書中得仙手

顔真卿書郭氏家廟碑

碑在今陜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皆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絶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傳幼明一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顔真卿書臧懷恪碑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鋒頴都

具墨寶也

顏真卿書東方朔贊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余以曼倩生平極恢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讚者使曼倩見之當為骨竦

顏真卿家廟碑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於天性殫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

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顔真卿八關齋會碑

八關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余向年官汴城於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為時三十年於宋長公㡬搨寄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

顔真卿書宋文貞璟碑

碑在沙河縣書法方整中帯有虚和視他書稍異尤為可寳余以崇禎己卯於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摩因搨一紙置輿中共晨夕者經年近鶴少司馬達搨贈此本大不如二十年前者矣

顔真卿多寳塔碑

魯公諸碑惟此字法差小平易近人故學書家無不收置一本王元美云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

之恨其言誠有然者

顔真卿華岳題名

歐陽文忠集華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止魯公二石每見人妄希託石以傳而不知石終托人以傳耳昔魯公每游名山必刻已姓名一置高山之顛一投深谷之内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顔真卿麻姑仙壇記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歴中人偽書載金石録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滙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帖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忠義堂中本耳

歐陽文忠云顔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之患也深矣

顔真卿爭坐位書槀及二祭文槀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一帖尤米元章所極力規橅不能得其彷彿者葢其書欝勃竒宕渾以天行而無跡可求故令人自遠也魯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折釵脚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撫

其背曰得之矣公所得於悟後者盡露三帖中矣

顔真卿鹿脯帖

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沉毅激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聖矣吾每觀張長史真蹟氣韻古字此帖無不一一宛合魯公言累代書法皆手傳口授以至長史公之所得者深矣書之一道可漫然而為之哉

顔真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韻

魯公以正書書清遠道士詩及和詩端勁中氣韻冲

夷求之碑板中徵與宋文貞碑相類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於此求之思過半矣

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為真正此見書中以楷為重魯公楷書帶漢人石經遺意故祛盡虞褚娟媚之習此或長史口授法于宋人謂魯公真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知魯公者也宋人無真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為極則也

顔魯公忠義堂帖

宋人有忠義堂祀顔魯公嘉定間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末卷有嘉定丁丑東平鞏嶸跋余僅得八卷貯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觀顔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故也

徐浩題經記

徐季海書名最噪當世賛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當時司空圖極愛之余所見其石刻最少如嵩陽

觀隸碑勢𨻶亦覺軒翥然終唐法耳至不空和尚碑亦止見平正求如所謂怒猊渴驥者無有也閻王長垣文孫有題經記因借觀指頂正書端凝而有風骨墨寶也帖為賈似道家物乃世綵堂裝潢恐世無二本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二十四